

WIRE

国际特赦组织通讯

2013年 5/6月
第43卷 第7期

AMNESTY
INTERNATIONAL
国际特赦组织



谢谢你
武器贸易条约通过了!



INSIDE THIS WIRE



封面图片

这盒子弹是苏丹政府军2011年7月在苏丹南科多方(southern Kordofan)所查获。2013年4月2日，全世界人权行动者欢庆联合国通过管制全球武器贸易的新条约，经过20年努力，我们终于确立了这项成就。



「斯里兰卡没有人权可言」

斯里兰卡当局自称人权纪录已有改进，然而真相如何？请加入连署，并且为失踪的新闻记者寄出声援明信片。第4页



痛苦的真相

各国政府常以「国家安全」或「反恐」为酷刑逼供的借口。带你看看美国、奈及利亚、伊拉克和俄罗斯的酷刑实况。第6页



压迫新闻记者的五种方法

本期适逢「世界新闻自由日」，带您了解世界各地使记者噤若寒蝉的方法。第8页



聚焦拆迁丑闻

在肯亚，有一群人组织起来，阻止贫民窟与世界各地的非法拆迁，本文记载他们的故事。第10页



巴布亚纽几内亚：致命的毒汤

维拉德·索金(Vlad Sokhin)的摄影作品捕捉到日常的残暴，加上漠视暴行的政府，对许多女性的人生造成多么可怕的影响。第12页



危险行业：中国的人权律师

中国律师滕彪曾为人权工作遭受拘禁和酷刑，请看他的故事。第14页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暴动小猫」(PUSSY RIOT)乐团成员卡莎·萨穆泽维奇(Katia Samutsevich)接受本刊专访。第20页

全球声援

写一封信，改变一个生命：
我们提供充足的资讯等你采取行动。

其他内容

人权行事实录和来自象牙海岸的火线传真
(第2 - 3页)；有趣小游戏：新正义之路
(第16页)；苏丹作家萨金谈他的新书
和言论自由(第18页)

取得WIRE

線上閱讀或下載：
livewire.amnesty.org

訂閱方式 (一年六期)

*國際版
Email: wire.subscribe@amnesty.org
Tel: +44 20 7413 5814/5507
35英鎊 / 54美元 / 41歐元

*國際中文版

Email: info@amnesty.tw
Tel: +886 (0) 2 2709 4162
每本新台幣250元 / 港幣75元
訂閱一年份 (一年六期含郵資)：
新台幣1,600元 / 港幣700元

國際特赦組織出版部
2013年初版
www.amnesty.org
© Amnesty International Ltd
Index: NWS 21/001/2012, ISSN: 1472-443X

版權所有，除非出版者事先同意，請勿加以翻印、
儲存於任何檢索系統、或以任何電子、機械、影
印、錄影等方式流傳內容。

Cover image:
© Private



2013年3月，西班牙马德里的行动者将大手指向那些有权同意让足以救命的武器贸易条约通过的世界领袖们，几天后，联合国的投票决定了人权将是这份历史性条约的核心。

谢谢你——武器贸易条约通过了！

就在本期WIRE完稿付梓前一刻，联合国总部传来好消息：世界领袖们终于同意签订《武器贸易条约》！那天是4月2日，20年来，我们艰辛的推动这份条约的游说和倡议。我们将利用下期

(7 / 8月号) WIRE庆祝属于人权的重大胜利，述说这份条约诞生的故事，并告诉大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本期我们为你独家专访多位不惧国家全力镇压而直言不讳的勇者，其中包括俄罗斯「暴动小猫」乐团成员Katia Samutsevich(卡缇亚·萨穆泽维奇)(第20页)；认识斯里兰卡的酷刑问题(第6页)；请你签名或写信声援某些濒临危险的人(第22页)。

《武器贸易条约》的成功故事告诉我们，当大家都把对抗不公不义当做自己的事，有一天一定能够汇聚成足以带来改变的力量。

你也可以上网阅读WIRE电子版，或造访LIVEWIRE部落格：
livewire.amnesty.org

人权行事历

关于国际特赦组织在全球各区域的最新人权讯息



来自欧洲各地的社运行动者，在2013年4月8日「国际罗姆人日」当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议会门前进行快闪示威。我们搭建了真实大小的罗姆人安置区，有家具、摆饰，还有淋浴间和洗手间，然后演出强迫拆迁的场景。

了解更多、参与行动，详见：amnesty.org/roma
浏览我们的部落格：bit.ly/roma-flashmob

墨西哥移民

国际特赦组织墨西哥分会「送袜 (Send Socks)」行动，已将超过13,000双袜子送到各地移民庇护所。这个行动的目的是关怀移民在旅途中的实际需要，鼓励支持者捐赠袜子。相关影片请见：sendsocks.org

马克·席尔佛 (Marc Silver) 导演的新片《谁是达亚尼·奎丝托？(Who is Dayani Cristal?)》在今年的日舞影展首次亮相，描述一名丧生在亚历桑那沙漠的宏都拉斯移民，如何完成身分辨识，并找到他的家人的故事。

详见请见：www.whoisdayanicristal.com

上网读WIRE

WIRE网路版可以逐页翻页、随意缩放图文内容，还可以透过点击连结，直接跳看其他内容（包括影片）、浏览相关网站、或参与线上行动。同时，线上WIRE网站也可连结到国际特赦组织的全球人权部落格LIVEWIRE。

网路版的内容定期更新，提供有关国际特赦组织全球工作的即时深度报导。只要到我们的全球脸书 (Facebook) 专页按赞 (like)，有新文章时你就可以第一时间阅读。

详情请见：livewire.amnesty.org

中国：刘晓波

今年2月，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 (Desmond Tutu) 发起连署，呼吁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释放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刘霞夫妇。这封陈情信已送到柏林、香港、伦敦、巴黎、纽约、台北和华盛顿特区等地的中国政府机构，在全球130余国共有超过45万人参加了这项行动。

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呼吁中国尊重基本人权。

请看中国律师及人权运动者滕彪的专访，在第14 – 15页。

反网路监控新工具

记者无疆界组织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发展出一套线上工具箱，持续对抗网路言论审查行动。这套工具箱为人权运动者提供实用的工具、建议和技巧，以避开官方监控，保护自身通讯和数位资料的安全，目前提供法文、英文和俄文版本。

详情请见：bit.ly/fight-censorship

世界反死刑大会

来自全球各国的人士将在6月12 – 15日聚集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第5届世界反死刑大会。这个会议是由「一起反对死刑」组织 (Ensemble Contre la Peine de Mort) 和世界反死刑联盟共同主办，将有各种工作坊和圆桌论坛，以及分别针对亚洲和中东／北非的两场全体大会。

更多资讯：congres.abolition.fr/

与CURE一同巡演

由支持国际特赦组织的艺术家组成的「Art for Amnesty」，最近加入英国著名摇滚乐团The Cure的南美洲巡回演出。国际特赦组织各国分会，包括巴西、巴拉圭、阿根廷、智利、秘鲁和墨西哥，都将派出志工在每一场演唱会的现场推广「我的身体，我的权利 (My body, my rights)」行动。The Cure也会透过脸书，号召470万摇滚粉丝支持。The Cure是国际特赦组织的长期支持者，曾在2007年为「拯救达佛 (Save Darfur)」制作的Instant Karma音乐专辑中贡献单曲。

详见脸书：facebook.com/ArtforAmnesty

「就算只有几个人在听完我们演唱会之后，发觉自己更有权力掌握自己的身体、自己的人生，那就是一件好事。」

罗伯·史密斯，
The Cure主唱 (下图)



性与生殖权利 相关数据

全世界年龄

介于10到24岁间的人口
现有18亿人。
他们大部分住在发展中国家。

每天有近3,000个年轻人
感染爱滋病毒。

发展中国家15到19岁
青少女的首要死因为怀孕期间的
种种并发症。

青少女孕期的死亡率比20到24岁的
怀孕女性高出28%。

未来10年，
如果以目前的模式继续下去，
全球将有1亿女孩
被迫于儿童时期就成婚。



© Amnesty International
西非研究员盖当·木图
(Gaëtan Mootoo) 分送国际
特赦组织关于象牙海岸的
最新报告，2013年3月

当我们今年2月来到象牙海岸西部的迪埃奎 (Duékoué) 时，我亲眼看见国际特赦组织研究的影响力。这里是2010年大选后暴力冲突最激烈的地区，我们刚刚发表的最新报告

《胜利者的法律 (The Victor's Law)》，描述政府军和反抗民兵双方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几乎我们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兴奋地告诉我们这份报告激起多大的波澜。

几天前，我们在首都阿比让 (Abidjan) 举办的报告发表记者会上，每一家全国性媒体都出席，他们有些人是现任总统瓦塔拉 (Alassane Ouattara) 的拥护者，有些则仍支持洛朗·巴博 (Laurent Gbagbo)，后者在2010年大选后拒绝接受败选结果，掀起暴力抗争，导致超过3,000人遇害。

记者会结束后，我们拜访许多对这份报告贡献良多的人们，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木图 (Gaëtan)、比利时分会秘书长韩史曼斯 (Philippe Hensmans) 和加拿大分会秘书长尼维 (Alex Neve) 带来印好的纸本报告，让大家看到自己说的话被印成报告。

这样的场景真是令人感动，大家很满意自己说的话确实被记录下来，更高兴能揭发让他们吃足苦头的人权迫害。他们当初的证言，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选后暴力过去2年后，许多人仍然生活在恐惧阴影中，担心自己「生错」族群。但即使如此，许多人还是继续为纪录人权侵犯而奉献心力。

我们曾遇到一个人（他不愿公开姓名），为纪录屠杀真相，亲自用绳索缒下深井，查看被丢弃的尸体。他一边帮忙挖掘遗体，一边用摄影机拍摄，确保将来没人能否认这些尸体的存在。如果没有像他这样勇敢的人，我们的报告不可能发挥如此大的影响力。

报告内容详见：bit.ly/victors-law

来函

希望WIRE
刊出你的意
见或评论？
欢迎写信到：
yourwire@amnesty.org

火线传真

见证的纯粹力量

国际特赦组织媒体专员Louise Orton

「斯里兰卡没有人权可言」

斯里兰卡正准备于今年11月主办大英国协领袖会议，但是，许多刑求幸存者的证词，以及他们案件中诸多不公不义，使该国政府的人权承诺蒙受质疑。

「我全身上下都被烟头烫伤，」库马说。「他们踢我全身，把我关在不见天日的黑牢，我只能睡在地板上。」

库马在2008年1月被强迫从军时，只有16岁。抓走他的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简称泰米尔猛虎）是一个武装反抗团体，自1983年起为争取泰米尔邦独立而战斗。2009年4月，库马被政府军俘虏，当时血腥的内战已近尾声。他是个童兵，然而后来政府并未给予任何心理谘商，反而未经起诉或审判就将他关押18个月，多次遭到刑求。

「他们不准我跟任何人联络，也不准会客，」他在2011年5月告诉律师。「我每天都听到囚犯尖叫、哭喊。」

库马的经验并非特例，斯里兰卡政府在2009年5月赢得胜利，结束与泰米尔猛虎26年的内战，但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仍然流传下来。过去，借战争之名，没有证据或法院命令就可以把人抓走、关起来；现在，谁要是批评政府，还是可能面临同样的待遇。

人权侵犯合法化

记者、律师、草根社运者……任何人胆敢批评政府当局，都可能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狱中好几年，与外界失去联络。

1980年代留下的《恐怖主义防制法（Prevention of Terrorism Act）》，是政府用来防堵异议人士的主要工具。根据该法，政府只要发出拘捕令，就可以不

经起诉和审判，或借着无限期推迟开庭，将人民关押最长18个月。一旦被关进不见天日的监狱，又被剥夺会见律师的权利，这些人就很难避免沦为刑求的受害者，即使该国宪法禁止酷刑。

2009年，新闻记者帝赛纳亚冈（J.S. Tissainayagam）被以《恐怖主义防制法》定罪，判处20年苦役，因为他批评军方在内战中虐待平民。他在2008年3月被捕后，一直被羁押候审。他被定罪的依据是他的自白，但他说他是因为被胁迫。2010年6月，他得到特赦后流亡海外。

白色货车绑架案

有时当局完全舍弃合法管道，用匿名方式攻击、骚扰批评者。许多人都曾被一部白色小货车绑架，然后丢在路边，甚至从此人间蒸发，这种事发生的次数日益频繁，让人时时处于警戒。

波达拉·杰扬沙（Poddala Jayantha）是斯里兰卡记者协会（Worki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的主席，经常批评政府对记者的待遇。2009年6月，他在首都可伦坡郊区街道上被不知名人士绑上一部白色货车，接着遭到酷刑虐待。

「他们剪下我的头发，塞进我的嘴巴，让我呼吸困难，」波达拉在今年3月向我们回忆道，「他们用棍子打我的双腿，其中一脚的脚踝被打断。他们又用木棍敲打我的右手手指，直到木棍都打弯了。他们说：『看你还怎么写文章。』」

抓他的人最后把他放了，对他说「我们现在不杀你，」波达拉说，「但是如果你再组织示威反对政府，或再跟媒体胡说八道，我们会杀了你。」

后来他被丢在路边，波达拉形容那是「高度警戒区」。「那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他补充，「这辆车得到谁的允许，可以通行无阻？」

在他被绑架虐待的几星期前，波达拉和另一位记者同僚曾被官员找去谈话，对方是国防部长戈塔巴尼·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a），也是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的兄弟。「他坐在我对面，」波达拉回想，「他说：『如果你还要继续这些，你就会出事。』」

「这些」指的是波达拉和同事们的报导，「我们揭发军中的贪腐。我们谈到泰米尔人的权利，他们就说我们是泰米尔猛虎的同路人，」他说。「他们不喜欢我们谈论泰米尔人的人权。」

波达拉在2009年12月带着家人逃亡出国。

他能保住性命，已经算是很幸运了。他的同事普拉吉斯·艾克纳利哥达（Prageeth Ekneligoda）于2010年1月失踪，从此杳无音讯（详见全球声援，第22–23页）。

随着政府对人民的钳制日益紧缩，恐惧与无法宽容的氛围，仍然笼罩全岛。今年3月，大法官席拉尼·班达拉纳亚基（Shirani Bandaranayake）遭到弹劾，因为他宣告政府提出的一项法案违宪。



「他们不准我跟任何人联络，也不准会客，」他在2011年5月告诉律师。「我每天都听到囚犯尖叫、哭喊。」

库马的经验并非特例，斯里兰卡政府在2009年5月赢得胜利，结束与泰米尔猛虎26年的内战，但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仍然流传下来。过去，借战争之名，没有证据或法院命令就可以把人抓走、关起来；现在，谁要是批评政府，还是可能面临同样的待遇。

人权侵犯合法化

记者、律师、草根社运者……任何人胆敢批评政府当局，都可能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狱中好几年，与外界失去联络。

1980年代留下的《恐怖主义防制法（Prevention of Terrorism Act）》，是政府用来防堵异议人士的主要工具。根据该法，政府只要发出拘捕令，就可以不



左：失踪者的家属们在斯里兰卡可伦坡示威，2012年1月。

上：一群斯里兰卡记者手举新闻同业波达拉（Poddala Jayantha）的照片。波达拉倡议新闻自由，经常批评政府。他在2009年6月被一辆白色小货车上的不知名人士绑架刑求。

恐惧与无法宽容的氛围

处理酷刑和其他人权案件的律师们，也成为打击与骚扰的目标。然而在此同时，库马、波达拉的案件，以及其他社运人士的失踪，却无法得到独立、可信的调查。

即便如此，政府当局竟宣称他们的人权纪录已经有所改善——由于大英协选择在此举办11月的领袖会议，更加强他们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波达拉说，这是毫无限度的漂白。

「我无法理解，大英协为何做这个决定，」他告诉我们，「公民社会完全被压制，斯里兰卡根本没有人权可言。」

立即行动

上网连署：amnesty.org/srilanka。参与全球声援，写信支持Prageeth Ekneligoda，见第2–23页。

无论何时何地，不管用什么方式，酷刑（torture）都是国际法上的犯罪行为。但这仍不足以阻止许多国家使用酷刑，尤其是借着「安全」、「反恐」之名为之的种种酷刑或刑求。6月26日是「国际支持酷刑受害者日」。为纪念这一天，我们简单描述国际特赦组织在一些国家反对酷刑的工作。



美国 刑求不受追究

2002年3月，布希政府刚开始「反恐战争」时，无国籍的巴勒斯坦人札因·阿拜登·穆罕默德·胡笙（Zayn al-Abidin Muhammad Husayn）（又名阿布·祖贝达，Abu Zubaydah）被巴基斯坦当局逮捕后移交给美国。他们在他的身上使用「高级侦讯技术（enhance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包括「水刑板（water-boarding）」——间歇地强迫溺水，直到濒临窒息，有如模拟处决。

国际红十字会曾在2006年末前往古巴关达那摩湾的美军基地，探视他和其他13名被拘留者，他们刚刚由美国中情局（CIA）移交过来。阿布·祖贝达是被秘密关押最久的一位，他被强迫失踪长达4年半。

这些人告诉红十字会，他们曾被强迫长时间维持「痛苦姿势」，在侦讯时，他们的双手被铁链拉紧，吊在头上。其他在国际红十字会2007年报告中泄露的刑求方法还包括：殴打、关进狭小空间、长时间赤裸、剥夺睡眠、忍受低温、威胁加以虐待、剥夺或限用固体食物、以及水刑板。阿布·祖贝达是其中唯一在访谈中自称曾被使用以上每一种刑求方法的人。

国际红十字会的结论指出，美国特务人员应该为触犯国际法的犯罪行为负起责任，包括强迫失踪和酷刑及其他虐待。红十字会呼吁美国当局将应负责任者送交司法审理，但美国迄今不愿合作。阿布·祖贝达现在仍被关在关达那摩，没有经过起诉或审判，距离他最初被拘捕已超过11年。

俄罗斯 关键证据是「自白」 伊拉克 致命的自白文化

「被指控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的嫌犯，超过8成都会被刑求。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都无法捱过痛苦，被迫承认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或者将他人牵连入罪。他们的『自白』成了检察官手中的关键证据。」

上面这段话引自巴泰尔·阿克希高夫（Batyry Akhilgov），来自俄罗斯印古什（Ingushetia）的一位刑事辩护律师。由此可见，被控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罪名的被告，经常由于法院采纳刑求取得的

「自白」做为「证据」，而被剥夺公平审判的权利。

巴泰尔曾参与许多重大案件的辩护，包括为曾被关在关达那摩的若苏尔·库达也夫（Rasul Kudaev）辩护。若苏尔被遣返俄罗斯不久后，就被怀疑涉嫌2005年那奇克（Nalchik）的一桩发生在政府就职仪式上的恐怖攻击而遭逮捕。

若苏尔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他指控警察为取得「自白」而对他刑求，包括用警棍和枪托殴打他好几个小时、电击、用小剪刀剪他的耳朵、放狗咬他、以及用尖锐工具刺他的右眼下方。国际特赦组织已取得照片等资料，支持他的控诉。

但是，要求刑求者负起责任的一切努力终归失败。检察官办公室拒绝调查他的提出的控诉，同时，他和其他57人仍然仅凭「自白」而被羁押候审，关在不人道且有辱人格的环境中。狱警经常殴打他们，又不让他们看医生，若苏尔·库达也夫已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

奈及利亚 一窥屠宰场囚犯

伊布拉辛·乌玛（Ibrahim Umar）2012年1月被捕，因为警方怀疑他是伊斯兰组织「波可哈兰（Boko Haram）」的成员。该组织自称策划了奈及利亚北部和中部的数起爆炸和谋杀案。2周后，警方撤销了对他的指控。

但他获释后，警察马上又无故将他逮捕，收押在首都阿布加（Abuja）的一间警察局，俗称「屠宰场（abattoir）」。这间警局坐落在市郊山坡上，其建筑物原本是专门宰杀牲畜的工厂，天花板垂吊着过去用来吊挂宰杀后牲畜用的铁链，现在都还保留在那。

被关在那里的时候，伊布拉辛说，他看见警员先后把15个囚犯拉出去，开枪或用其他方式杀掉他们。屠宰场囚犯大都饱受虐待，不给足够食物饮水、没有医疗照护。伊布拉辛后来因为盲肠炎陷入昏迷，才被送医治疗，当时他被戴上手铐脚镣，栓在病床上。一位医师建议他开刀，但警察在手术前就把他送回屠宰场。

8月7日，法院下令警方立即释放伊布拉辛，但他一直到2013年1月3日才被释放，现在他住在英国。奈及利亚警察至今没有执行法院的命令，给他非法拘押的赔偿。「我的遭遇使我明了，奈及利亚没有法治，」伊布拉辛说。「好多无辜的人根本白白受苦。」

立即行动

请阅读关于斯里兰卡酷刑问题的报导，并且上网连署：
www.amnesty.org/srilanka

痛苦的真相



压迫新闻记者的五种方法

从诬陷的指控到骚扰，甚至谋杀：
本期WIRE为你整理使揭发「令人不舒服
真相」的记者们噤声的高招。

1

诬陷入罪

用莫须有的刑事罪名（例如持有毒品、诈欺等等）掩盖政治动机，将新闻记者起诉判刑，以阻止他们报导真相，是各国政府常用的手段。

3月12日，亚塞拜然首都巴库（Baku）地方法院判定报社编辑阿伐兹·齐纳利（Avaz Zeynali）犯下行贿、勒索、违反法庭裁定和逃税等罪。他被判9年徒刑。阿伐兹·齐纳利经常批评国内贪污横行，以及总统伊利哈木·阿里夫（Ilham Aliyev）压制独立记者和反对派人士的行径。外界认为针对阿伐兹的审判极不公平。

2

肢体攻击

在很多国家，新闻记者若报导冲突事件，或太有「批判性」，可能会被殴打，甚至杀害。

巴勒斯坦摄影记者胡珊·萨兰梅（Hussam Salameh）和文字记者马赫木·阿里·阿赫马德·阿库米（Mahmoud 'Ali Ahmad al-Koumi）2012年11月20日被以色列导弹击中座车身亡。他们当时正在为艾格撒电视台（Al-Aqsa TV）采访以色列对加萨地区的「云柱防御（Pillar of Defense）」攻击行动。以色列军方宣称这两人是「哈马斯（Hamas）情报人员」；然而，国际特赦组织已确认，这2名记者与武装团体没有任何关联。以色列军方在此次冲突的8天期间，还锁定攻击其他几家媒体办事处，并且经常对采访约旦河西岸示威活动的记者滥施暴力。

墨西哥的国家人权委员会报导，2012年至少有9名记者被杀，还有许多人受到攻击或恐吓，大多数案件都没有被调查，去年6月，专跑犯罪和贪腐新闻的记者米盖·安吉·罗培兹·弗拉斯科（Miguel Ángel López Velasco）和太太、儿子在韦拉克鲁斯（Veracruz）的家中被身分不明的枪手射杀身亡，调查尚在进行。

索马利亚自2011年12月以来，至少有23名记者被杀。许多杀人案件被认为与反对派武装团体「沙巴布」（al-Shabab）有关。

3

骚扰

恐吓新闻记者和他们的家人，是叫他们闭嘴的常用战术。

叶门著名新闻记者阿布都拉·卡林·盖瓦尼（Abdul Karim al-Khaiwani），自从2013年初撰文揭发秘密拘留所和刑求问题后，不断受到恐吓。他家被纵火两次，他还曾接到匿名电话，问他有没有听到枪声。

奈及利亚记者木沙·默哈马德·欧瓦尔（Musa Mohammad Auwal）于2012年12月和2013年2月在卡杜纳（Kaduna）遭国安局（State Security Services）逮捕。他们没有告诉他理由，他的手机和笔记电脑都被没收。他被拘留8天，审讯内容问及他的新闻组织，以及有生命危险目前藏身中的总编辑下落，后来他获准交保释放。

在中国，中共宣传部门下令全国报社转载一篇指责「具有敌意的外国势力」鼓动《南方周末》抗争的社论，据传《新京报》社长一度请辞表达抗议。

4

封锁网路

2013年2月，埃及法院对YouTube发出一个月的封锁，因为有人投诉该网站有一支影片的内容亵渎伊斯兰教。由于技术等因素，这项封锁根本无法落实。埃及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但设有限制，包括不得侮辱诽谤宗教或个人。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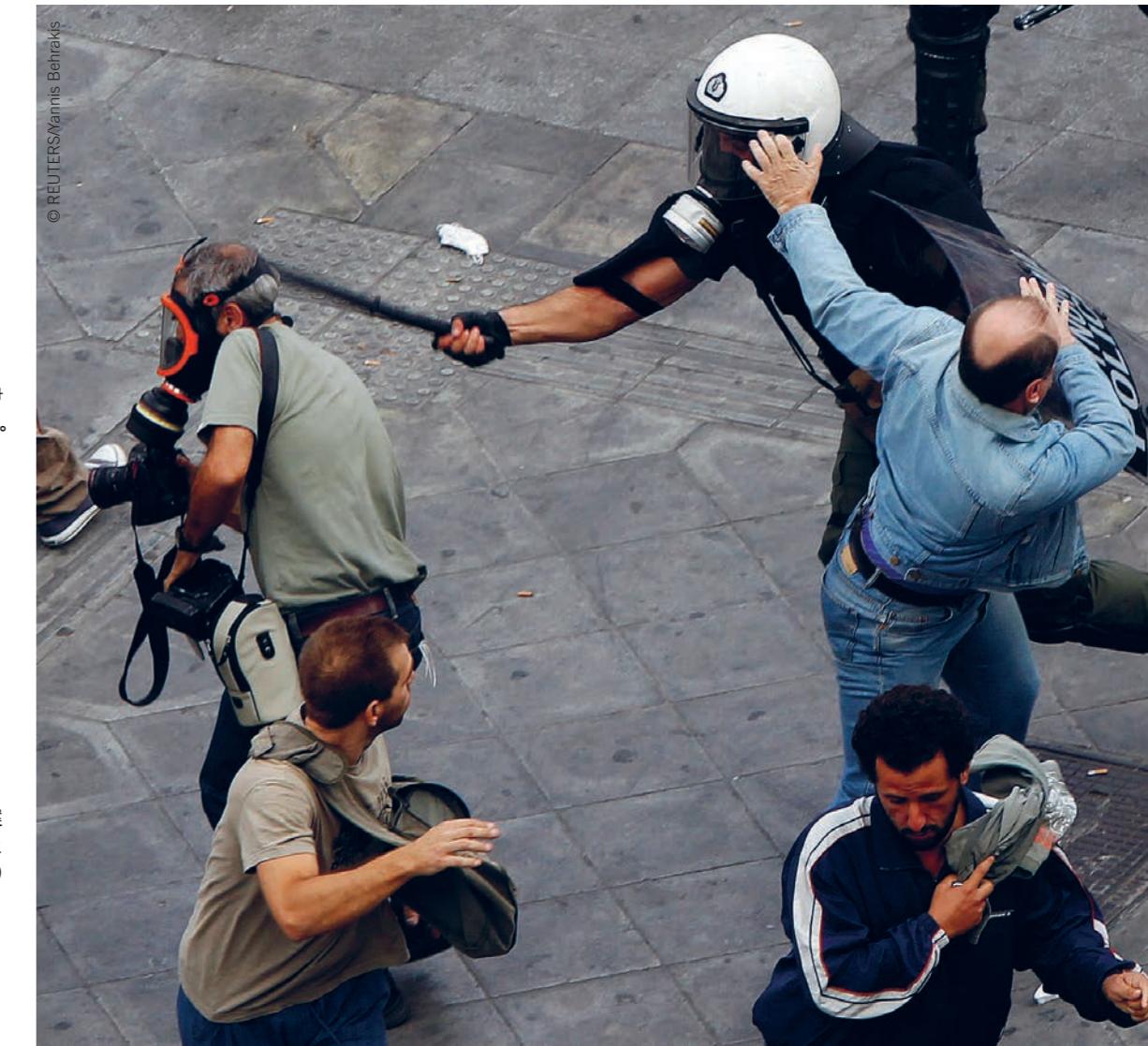
关掉媒体

有些国家的政府干脆把不听话的报社、电台关掉。

2012年11月21日，哈萨克阿拉木图市（Almaty）检察官向法院声请查封几乎所有仅存的独立或反对派媒体。法院在判决书中点名数家反对派媒体，称他们挑拨「社会仇恨」的「政治极端分子」。这件声请案涵盖近40家平面、网路与广播媒体，这些媒体都曾报导石油工人罢工，以及2011年在扎瑙津（Zhanaozen）发生的安全部队和示威群众间暴力冲突事件的调查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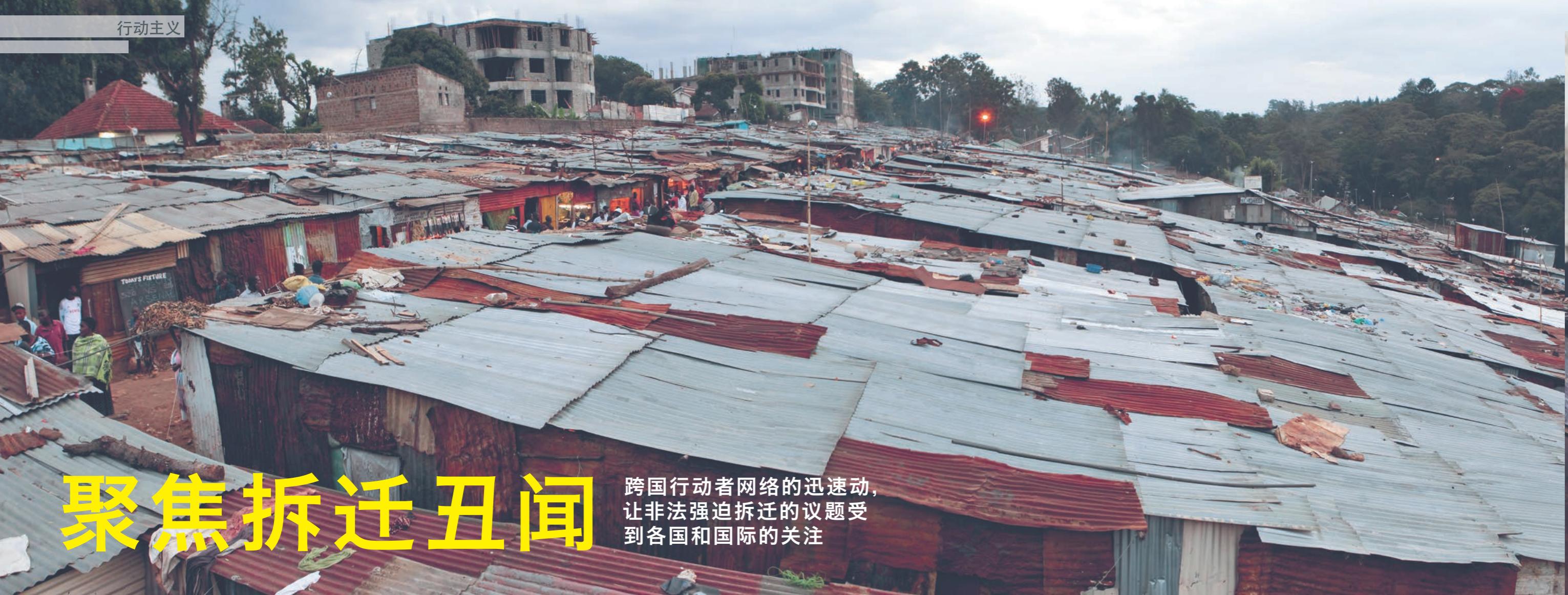
仅在2012年头两个月，苏丹当局就引用2010年《国家安全法》吊扣了3家报社的执照，并允许国家情报与安全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Service）查禁任何被认为妨害国家安全的出版物。2012年4月，《广场报（al-Midan）》有两期刊物在印刷后遭当局没收，造成该报社财务紧张。

《射杀信差（Shooting the messenger）》是关于记者在叙利亚遭到压迫的最新报告，发表于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了解更多：amnesty.org/Syria



立即行动

公民记者阿里·马赫穆德·阿斯曼（Ali Mahmoud Othman）2012年3月在叙利亚阿勒坡省被捕，从此毫无音信已经超过一年。请为他写信给叙利亚当局，诉求参考本期全球声援，第22–23页。



聚焦拆迁丑闻

跨国行动者网络的迅速动员，让非法强迫拆迁的议题受到各国和国际的关注

在肯亚首都奈洛比市中心，草根运动正在成长茁壮，目的是为了阻止居民因为不合法的强迫拆迁而失去家园，并支持受害居民。

「我见证了一百万零一次强迫拆迁！」娜欧蜜·芭瑞莎 (Naomi Barasa) 说。她生长在肯亚第2大贫民窟「克洛高丘」(Korogocho)，现在是国际特赦组织肯亚分会的倡议专员。从2009年开始，她就和奈洛比的「迅速应变团队」(Rapid Response Team, 简称RRT) 合作，该组织有近千名成员，大多是住在贫民窟的行动者。

「肯亚政府总是突然跑来拆房子。」她解释说。

「居民常在半夜或凌晨遭到突袭。他们先在房子画上红色记号或叉叉，然后你会看到大批警察。一个3,000人的社区，可能只给3小时的预警，居民必须马上撤离，否则推土机就会把所有东西捣毁。」

被拆除的梦想

拆迁是粗暴、毁灭性的行为。「去年10月，有一次拆迁在清晨4点开始，而当天不但要上学，还是全国考试的日子。」娜欧密说。「他们连居民养的鸡也不放过。我们看到妈妈们在瓦砾中翻找孩子的毛衣，因为那天既湿又冷。有些人忙着挖出重要证件。」

保罗·赫斯鲁 (Paul Helsloot)，国际特赦组织荷兰分会的倡议专员也说：「我曾亲眼见到拆迁的严重影响。许多贫民窟居民靠着在社区摆小吃摊或卖香

烟为生，贫民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社会，毁掉这样的社群不仅使很多人失去收入来源，也使他们失去支持网络——急难时会伸出援手、平时会互助合作的邻居们。

「孩子们常常被迫辍学，有的永远没机会再受教育，让寄望下一代能够改善生活的家庭梦想破灭。」他补充说。

国际特赦组织的经典策略

国际特赦组织荷兰分会是国际反强迫拆迁迅速应变网络 (Rapid Response Network, 简称RRN) 的发起者之一。「我们需要将迅速、协同一致的行动，和国际特赦组织的传统倡议工具结合起来。」保罗解释说。

知全球各地参与RRN的国际特赦组织办公室或分会，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如何做、何时做。

各地分会接着通知本地的行动者网络，要求大家寄送电子邮件、签名连署或采取类似行动。这个网络的影响力很大，单单国际特赦组织荷兰分会的电子邮件名单，就多达80,000人。

「我们曾经针对奈及利亚河流省 (Rivers State) 的省长发动陈情，」保罗说，当时哈科特港的一个河滨社区即将遭到拆迁。「我们到他的脸书上留言，并且告诉我们的使馆——荷兰大使亲自写信并访问社区，最后拆迁计划被挡下了。」

争取时间

然而迅速应变技巧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我们救下了这个社区，但省长马上又决定拆迁另一个社区。所以这只是一个应急工具，让我们借以争取更多时间去培训、训练、动员社区居民，寻求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而这就和娜欧米在奈洛比的工作有关，国际特赦组织正与当地的RRT合作，推动制定符合国际人权规范的拆迁和安置法律。该法草案2010年在国会遭搁置，但新选出的政府可望重新启动立法程序。

在肯亚阻挡拆迁特别困难，因为他们通常没有事前通知，甚至可能纵火。「借此迫使居民分化，失去

组织力量，」娜欧米说，「因为当你们被分散，要反击就不容易了。」

清楚又嘹亮

然而肯亚的RRT行动者网络不但有办法反击，还能发生清楚嘹亮的讯息。「他们对拆迁行为做了大量的纪录和分析，我们则教居民提升居住权意识，还有反抗的技巧。所以当拆迁的传闻化为事实的时候，居民早已有心理准备，知道这是侵犯人权的行为。」

「即使拆迁已经发生了，我们仍然要和居民站在一起抗议，带给他们希望，这很重要。」娜欧米补充说。当居民被拆迁而流落街头，RRT会分发跳蚤市场卖来的毛毯，帮助他们转院治病。「这样受害者们就明白了。」她说。

在国际特赦组织肯亚分会的协助下，RRT计划将行动网络扩展到肯亚之外，设法跟保罗的RRN国际网络连结起来。「我们的成员很有兴趣参与国际倡议行动，」娜欧米说，「他们大多没电脑可以上网，但我们在基层社区有很多支持者，他们可以写信。这里的伙伴们已经为奈及利亚和辛巴威的拆迁案写过信，也有其他国家的朋友来访问，建立联系。」

保罗认为，国际行动网络还需要再强化：「我们必须得到全球更多分会的参与，必须更留意放假时进行的拆迁——例如圣诞节、暑假、周末，因为这些假

日很难动员声援。我们必须跳脱思考的框架，跨越办公时间的限制。」

尽管天各一方，这些行动者心中总有清晰的目标。正如保罗所说：「我们要将拆迁行为摊在阳光下，让世人看清它的丑陋真相。」

立即行动

上网加入全球反强迫拆迁迅速应变网络的脸书社团：
bit.ly/RRFENetwork



最上图：珍妮菲佛·拿夫纳 (Janevieve Nafuna) 来自奈洛比「深海 (Deep Sea)」贫民窟，是RRT迅速应变团队大约1,000名成员之一。他们和AI肯亚分会合作，迅速行动声援被非法拆迁的居民。

上图：深海社区的日常生活：一位母亲到简陋的露天美容院洗头。非法拆迁不但使人们失去住所，丢掉工作和原有的收入，也同时失去邻居，帮忙照看孩子的人、以及朋友等重要的支持网络。

主照片：深海社区的居民大约10,000人，但在肯亚首都奈洛比，它不过是规模最小的贫民窟之一。这里的居民生活在随时可能被非法拆迁的恐惧中，虽然整个社区已被夷平3次，居民仍一再回来重建家园，抵抗企图摧毁他们生气蓬勃社区的一切。

致命的毒汤

「女人若被指控施巫术，
大家可以对她做出任何事，
没有人会阻止。」

巴布亚纽几内亚葛洛卡 (Goroka)

当地一名妇女告诉国际特赦组织，2013年3月

名男童的死亡，使20岁的柯芭莉·兰尼艾塔 (Kepari Leniata) 遭到众人攻击。由于柯芭莉被指控是造成男童死亡的巫婆，她在今年2月被男童的家人扒光衣服，五花大绑，淋上汽油活活烧死。此事发生在巴布亚纽几内亚中部的贺根山市 (Mount Hagen)。

她的惨死令全世界震惊，但这种暴行对巴布亚纽几内亚来说却是生活的一部分。该国法律禁止巫术，而对所谓的巫婆动用私刑的情况也极为常见。

事实上，巫术经常被用来作为攻击女性的借口。在煽情的头条新闻下，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个故事。获得2013年国际特赦组织新闻奖提名的维拉德·索金 (Vlad Sokhin) 用相机犀利地捕捉的画面中，呈现了混合各项剧毒的真相：妇女和女童在日常生活中遭受虐待，而政府未能阻止暴行，或甚至不愿意插手。



上：这些被警方没收的武器，是拉斯寇 (Raskol) 黑帮用来攻击妇女的工具，摄于摩洛比省 (Morobe) 雷伊镇 (Lae) 上城警察局的反性暴力分队。拉斯寇帮掌控首都莫尔兹比港 (Port Moresby) 的贫民窟，犯下无数谋杀、性侵和其他攻击女性的案件。

下：村子里有一个年轻男子于2003年死后，芮丝塔 (Rasta) 被村民指控施巫术。村民们在葬礼上用斧头和开山刀攻击她，砍掉她的一只手。根据美拉尼西亚协会 (Melanesian Institute) 调查，女性被指控施巫术的机率是男性的6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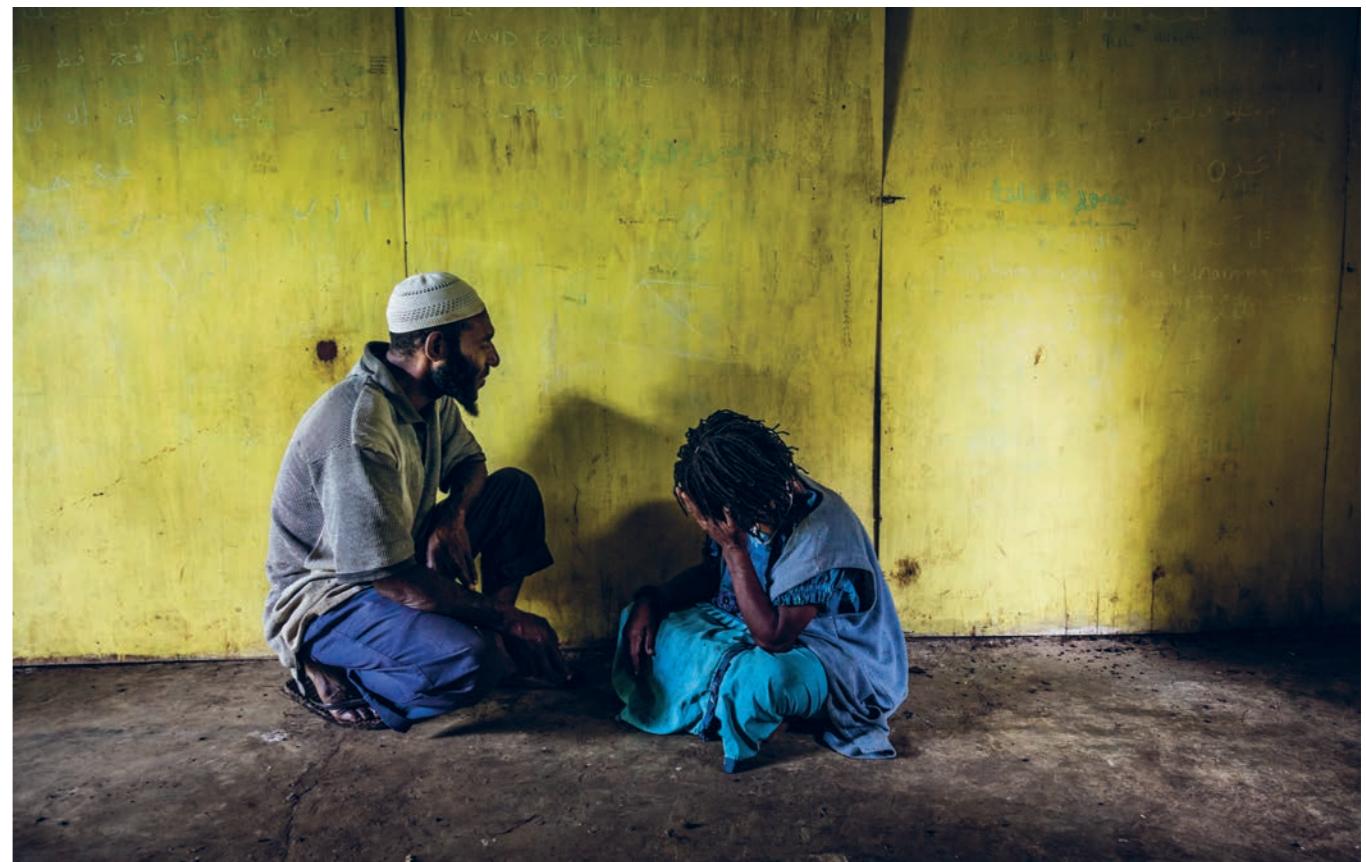


All images © Vlad Sokhin



左：一位诊所员工正在协助19岁的金柏莉 (Kimberly)，2012年1月。金柏莉在莫尔兹比港的8英哩贫民区 (8 Mile Settlement) 遭3名男子性侵，当时他搭乘其中一名男子驾驶的计程车，另外两人在中途上车。他们把她载到荒郊野外，对她的性虐待达24小时。

199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女性有55%曾遭性侵



左：海伦 (Hellen) 今年38岁，2005年，他的丈夫酒后盛怒下，当着家中幼儿面前砍断她的一条腿。法院很难得地为她主持公道，将她的丈夫逮捕判刑。在许多类似案件中，丈夫可以付钱给妻子的娘家赔偿「损害」，逃避司法追究。

巴布亚纽几内亚有三分之二的女性遭到家庭暴力

右：在巴布亚纽几内亚山区的美丽风光下，妇女和女童被迫忍受残酷的现实。



更多维拉德·索金的作品请见：
www.vlad sokhin.com/projects/crying-meri
维拉德于5月1日发表的文章：
livewire.amnesty.org

危险行业 中国的人权律师

滕彪是中国著名律师，曾因为他的工作遭到拘押和酷刑，他向本刊说明十年来为人权奋斗的历程，以及为何国际压力对中国人权的进展至关重要。

「活活打死！」这个年轻人有一天出门遇到警察，因为没带身分证被拘留。后来在拘留所里被活活打死！」

滕彪，一位著名中国律师，回忆2003年3月这件激发他投入人权运动的事件。

孙志刚是一位27岁的时尚设计师，为了工作搬到中国南方的广州市。警察将他拦下、收押，依据的是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这种恣意拘押的制度，造成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受到迫害。

他在收容所遭到残暴杀害的事件，终于引起全国公愤。

「冒着风险」

当时滕彪刚刚得到博士学位，在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教书。

他和另外两位同班同学决定写一封公开信，寄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中国的立法机关，呼吁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这种挑战性的举动，如滕彪所说，冒着极大风险，当时他也不知道自己和同伴将面临何种遭遇。

民间的强烈呼声导致收容遣送制度在几个月后被废除了。滕彪成为全国知名人物，许多人开始写信向他求助。

他和一群学界同事及律师们，于是成立了一个组织——北京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Open Constitution Initiative），即后来的「公盟」——争取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反对强迫拆迁。

庞大的私人代价

但让他被烙上了麻烦制造者的标记。十年下来，滕彪为人权的努力使他自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现年39岁、已婚育有一对子女的他，曾经被拘押

刑求、吊销律师执照，有时被迫停止授课。但他仍坚

定向前迈进。

「我不能放弃，我有责任，我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要努力促进政治的进步、中国的进步。」

这位轻声细语但条理分明的学者，今年受邀在香

港中文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我感觉最困难的是，如何平衡对社会的责任和对家庭的责任，我实在不希望让家人受到伤害，我尽力做到这一点。我不想被关进监狱，虽然我对监狱无所畏惧。」

2011年，当中国政府极力镇压「茉莉花革命」运动人士时，滕彪遭到警方绑架，关押70天。

「我在住家附近被抓进一辆车子里，他们用我的围巾蒙住我的眼睛，用我的衬衣蒙住我的头。第一天有3个警察轮流揍我，我在一间旅馆中被关了20天，每天24小时都戴着手铐。」

「每分每秒都至少有两个警察在监视我，窗帘从不拉开，室内从不关灯，我被迫从早到晚面对墙壁坐着。」

「他们把我所有的文章和访谈列印出来，说我可能被控『煽动颠覆国家罪』。他们从来没有出示文件，说明为什么拘押我，或什么时候能把我放了。」

滕彪从2月19日被警方带走后，就和外在世界完全失去联络，直到4月13日他被释放的前两天。

「我没办法送任何消息出去。我很害怕、很恐惧，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照正常程序，我应该可以会

见律师，家人也可以来探视，但因为是非法拘押，这些都办不到。

「只有在我被释放的两天前，他们才让我打了一通简短的电话给我太太。即使在当时我也不知道还要被关多久。」

「我被迫签下书面承诺，不把这段期间的遭遇告诉任何人，而且不会再写任何敏感文章，不再介入任何敏感案件。」

支持刘晓波

滕彪在过去十年来参与了中国许多重要的人权事件。2008年12月发布、呼吁宪政改革的《零八宪章》，他也是首批连署人之一。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就是因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而被判刑11年，现在还在坐牢。

「刘晓波在《零八宪章》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一天他给我看了草稿，我说我当然会签名。」

「我们必须让高层领导人知道，改革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连署人不仅仅是影响力大的学者，还包括农民、工人和社会运动者等各阶层人士。」

今年初，有45万人响应屠图大主教和其他诺贝尔奖得主所发起的一项连署，呼吁释放刘晓波，滕彪认为这些终将带来改变。

「刘晓波赢得诺贝尔奖，是中国的大事，不只老百姓关心，政府也很关心。」

「中央政府应该觉得惭愧，他们很气诺贝尔奖委员会，所以大概不会很快释放刘晓波。但是如果国际

和国内的压力够大，政府一定要回应。这么多人支持他，且因为他的行动和他的精神而受到鼓舞。」

反对死刑的努力

现在，滕彪决定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推动废除死刑。在一个处决人数高于全世界其他所有地方总和的国家，这项工作尤其显得重要。

几年前，他参与成立了中国反死刑网络（China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由律师组成，介入死刑案件，特别是涉及刑求、精神障碍或判决错误的案件，并倡导废除死刑。

「最迫切的是如何减少误判。我们的司法还无法独立，法官受到当地警察或党委的影响甚至控制，这些人告诉法院如何判决重大案件，包括死刑案。」

该网络最近要求中国当局不要处决李彦，她因为杀死丈夫而被判处死刑，但证据显示她长期遭到家庭暴力。

全世界成千上万人也呼吁不要处决李彦。滕彪非常肯定，中国之外的人们对于促进中国人权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房间里的大象

「国际关注在中国的政治转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国际压力，中国的人权运动者将更加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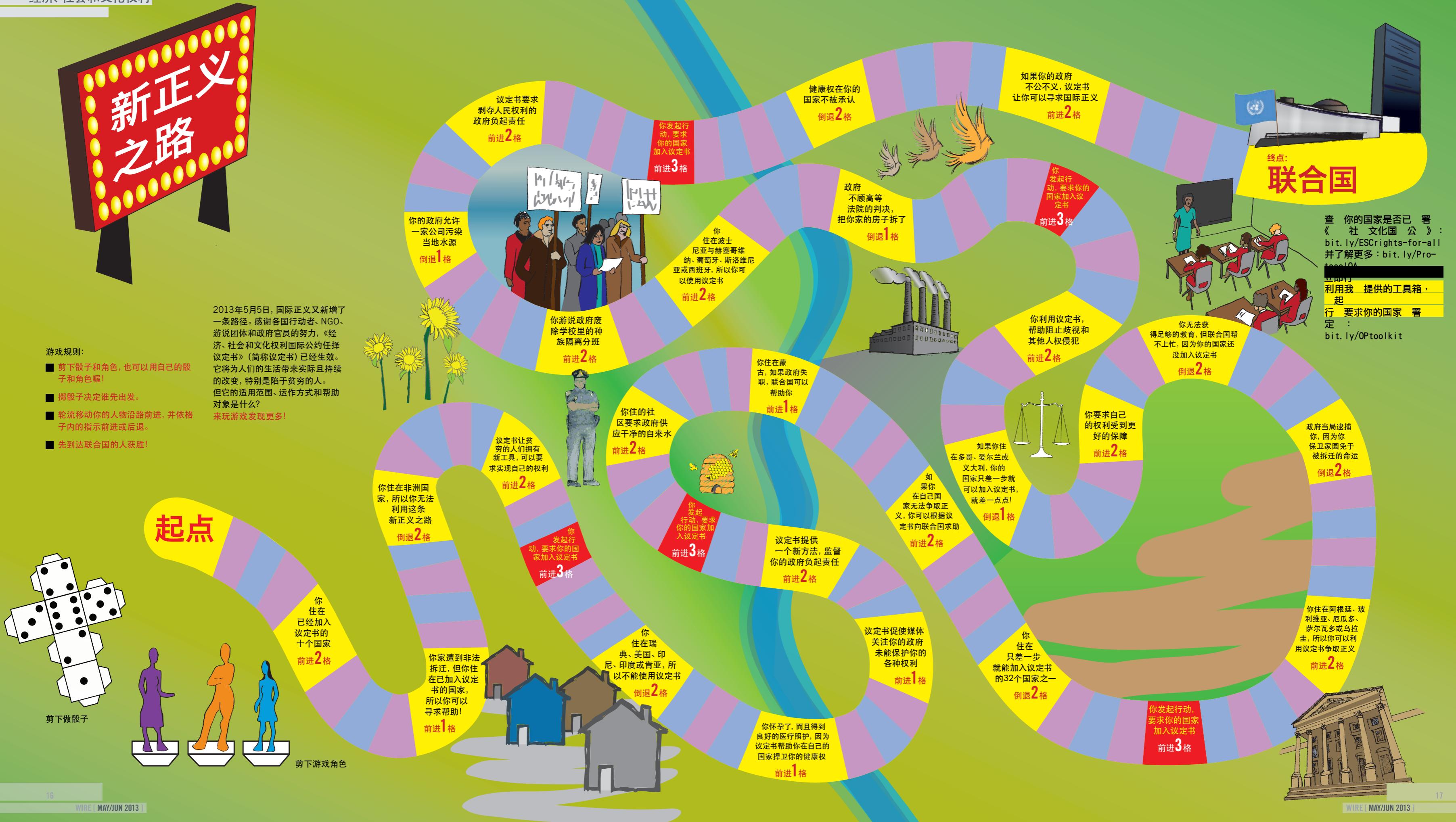
人权律师滕彪（右）和艺术家艾未未身穿「自由光城」文化衫，摄于中国北京，2011年10月。陈光城自学成为法律工作者，也是一位良心犯，2010年9月刑满释放后，仍被非法软禁在家。2012年，陈光城逃出中国，现暂居美国。

「在中国外面的人如果希望看到中国持续进步，就必须要求他们的政府不能坐视中国政府的侵权行为。有时候人权就像房间里的大象（被人们视若无睹），各国政府不应该把生意看得比人权更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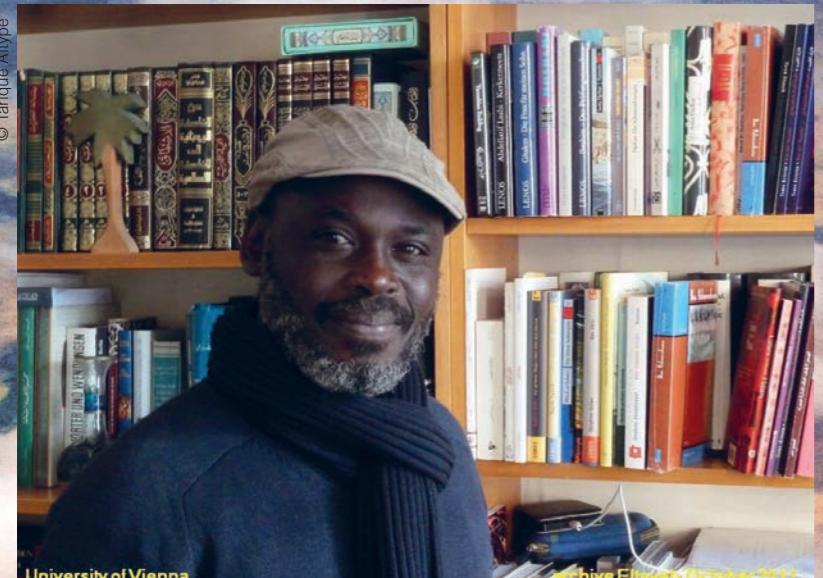
在中国刚完成十年一度的领导交班之际，滕彪对于未来一年内人权的进展感到乐观。

「过去十年已经有些进步。虽然政府不太愿意让步，但我们可以看到愈来愈多的人权运动者挺身而出。我们必须在法治和人性尊严的基础上重建国家体制，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民正开始起身维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

阅读最新发布的AI全球死刑报告：
bit.ly/deathpenaltyreport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主图片：空中鸟瞰苏丹达佛南部。

左页图：阿布德拉济兹·巴拉卡·萨金，苏丹最著名作家之一。



© Abdelaziz Baraka Sakin

在苏丹，讲出自己的内心话是件危险的事。

国家安全机关经常逮捕刑求胆敢反对政府的人。于是，异议人士被迫发挥创意，例如写作超现实主义小说，以描绘弱势群体的真实故事。本期WIRE专访苏丹著名作家阿布德拉济兹·巴拉卡·萨金（Abdelaziz Baraka Sakin），谈到他的作品被查禁、被迫离开苏丹的过程，以及他对未来的乐观展望。

政治压力排山倒海

「我的两部主要著作，短篇小说集《行人道的边缘》(At the Peripheries of Sidewalks)》和小说《戎古：土地之椿》(Jungo: Stakes of the Earth)》——描述苏丹东部季节性劳工的苦难——分别在2005和2010年被列入禁书黑名单，表面的理由是违反《创意作品法》(Creative Works Law)》，显然这些打压背后都有政治动机。

2012年10月，情治人员把我的书从喀土木国际书展逐出之后，我的下列著作也被禁止散布、销售：『达佛的弥赛亚』(Messiah of Darfur)》，内容提及达佛地区的长期战乱；《Khandaress》，关于街童吸毒问题；《康坡卡地斯来的女人》(A Woman from Kampo Kadees)》，描写一个带着孩子的战争寡妇，为谋生而酿造私酒，因此被贪腐的法官判处鞭刑的故事。

「我」的家族来自达佛，属于马撒丽特部落。上小学时，我在哥哥的柜子里发现一本阿拉伯文版的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惊悚小说全集》(Tales of Terror)，使我决心成为作家。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写出这么精彩有趣的故事。

「我在小说中找到自我——它让我有机会讨论社群里面的重要议题。我写的故事取材于弱势群体、战争，尤其是关于身分认同的问题：认同正是苏丹人最难解的矛盾，也是苏丹境内一切战祸的根源。」

家喻户晓的作家

「我的小说至今仍是苏丹最流行的读物。虽然有几本被政府查禁，但仍在地下流通，包括精装的纸本和网上流传的PDF电子书。我的读者跨越不同世代，尤其受到年轻人和大学生喜爱。苏丹各地都有我的作品读书会，成员来自三教九流，文盲、视力受损的朋友也都来参加。」

「然而受欢迎的地位却使我成为统治者的眼中钉，他们想尽办法阻止读者接触到我的作品，因为我总是在字里行间提倡民主、人权、宗教宽容和弱势者的权益。」

「他们认为我写的这些东西，是在挑战还有嘲讽他们的意识形态。其实那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感到有义务写出我这个阶级的故事，他们有美丽的梦想，却生活在痛苦中；他们的雄心毫无胜望，但总是坚忍挺过逆境。我只想做一个真诚、有理念的作家，为和平与自由发声——但在审查机关眼中，我的形象与此相反。」

「我觉得自己身陷囹圄」

「生活在澳大利亚最棒的地方就是安全，但我却觉得好像被关进监狱。因为身为寻求庇护者，我不能自由行动，又面临语言障碍。而且我被迫把孩子们留在家乡，不知道他们将有怎样的命运。」

「我认为书籍将会彻底改变苏丹的未来——现在还看不到，但影响一定会发生。年轻世代所喜欢的读物，都是关于更好的生活、自由和民主的观念和愿景。」

「改变苏丹，是所有苏丹人的责任，不分任何社会阶层：作家、记者、社运行动者、工会、公民社会组织、文化机构、学生、妇女团体…都有责任，他们必须对未来怀抱信心。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所有微小的努力，都有花繁叶茂的一天。」

阿布德拉济兹·巴拉卡·萨金用阿拉伯文写作，作品较少。他的主要著作已被翻译成英文、德文和法文。

立即行动

到阿布德拉济兹·巴拉卡·萨金的脸书上留言表达声援：
bit.ly/ABSakin

摘录阿布德拉济兹·巴拉卡·萨金2009年出版的小说《戎古：土地之椿》(The Jungo: Stakes of the Earth)》。这部小说荣获2011年「泰耶·沙利文学奖」(Al-Tayeb Saleh Award)」：

我们与莎飞娅擦身而过，这位女士未来将在希拉成为许多故事的核心人物。她瘦弱、黝黑，和此地所有人一样，这是一个夜幕笼罩万物之地。她手上拎着一个东西，后面跟着两个男人。两个女人驻足寒暄，我和那两位男士避在一旁。扑入我们嗅觉的是一股混合著土产劣酒、腋下狐臭与劳工汗水的气味。他们走远后，阿黛说：「戎古今天已经降临到希拉。你看，他们带着『孤钩』(Googo)。」

「孤钩」是戎古人挂在肩上的一种小袋子，主要用来装东西，不过他们认为「孤钩」拥有超自然的力量。

我问她，这个女人是否也是一位戎古女巫(Jungojoraya)，她回答说她其实是整个东方最负盛名的戎古女巫，从洪姆拉(Homra)到加达里夫省(Qadarif)南端，从霍威塔(Hawwatta)到法夏加(Fashaga)，没有人不知道她。她甚至说，正是这个女人的祖先和狄精(djinns)最早迁居到这里。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暴动小猫 (Pussy Riot)」乐团成员伊卡特瑞娜.「卡莎」.萨慕泽维奇 (Ekaterina 'Katia' Samutsevich) 接受本期 WIRE 专访, 谈她的行动理念、出狱后的生活, 以及还在狱中的同伴。

卡莎.萨慕泽维奇去年10月获释之前, 因为在一座教堂表演「庞克祈祷」而入狱178天。她是女性主义庞克乐团「暴动小猫」的成员, 他们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丁 (Vladimir Putin), 和为普丁背书的东正教会 (Orthodox Church) 神职人员。

你们为何选择用这种方法抗议普丁?

「暴动小猫是一个政治乐团。如果你是艺术家, 你就无法避免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倾向做出回应, 特别是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态度, 以及社会期待与政治菁英之间的遥远落差。」

你们的诉讼激起世界各地的声援行动, 你如何看待?

「我们的目的是抗议俄罗斯东正教会 [及其] 牧首基里尔 (Patriarch Kirill); 抗议普丁和性别歧视的趋势。我们受到的支持, 使俄罗斯社会对这个议题的关注更为提升。我们原先没想



© AP Photo/Sergey Ponomarev

到它会引起全世界这么广泛的讨论, 也没想到会在俄国引起如此尖锐的争议。

「此外, 政府当局不只是把我们戴上手铐关起来, 他们还利用媒体攻击我们。错误讯息不断散布出来, 极力丑化我们。光靠我们自己, 很难说服大家那些不完全是事实。然而声援我们的那些行动, 帮助我们抵制那些谣言。许多人看到暴动小猫的支持者, 心里会想:『奇怪, 她们这么坏, 又亵渎宗教,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支持? 也许事实真相和主流媒体说的不一样?』这种思想上的刺激很重要, 而且真的很必要。」

「民众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这么多国际组织, 包括国际特赦组织, 都说我们是良心犯, 而且有那么多名人, 例如玛丹娜、史汀等等, 都公开支持我们。」

缓刑的条件是否对你造成很大的限制?

「基本上不会。但我注意到自己有时被跟监, 甚至还故意让我知道。好几次在地下铁, 我都发现有人公然拿着摄影机拍我。其他暴动小猫成员也被跟踪, 显然当局害怕我们在计划下

一次抗议行动, 所以紧盯我们的举动。但他们的跟监很不专业, 看来好像菜鸟, 或许他们是故意要向我们传达讯息:『我在盯着你』。我的手机被侧录, 这件事我很确定。所以当然我讲话必须很小心。」

「威权主义和镇压手段都在增强,

「我相信那是真实的威胁。我也看到玛莎同房囚犯接受媒体访问的内容, 正因受到威胁, 玛莎提出申诉, 却被罚进禁闭室。」

「我不清楚监狱管理人员打算如何保护玛莎的安全, 其实这件事突显监狱管理的混乱, 因为她的室友都是惯犯, 第二次或第三次坐牢了, 依照法律是不能将这种囚犯和初犯关在一起的。她们的心理已经被扭曲了, 她们对人性的界限有不同想法。」

「但很多人已经发现,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他们看到事情经过, 读过我们的媒体专访, 也看到我们的作品之后, 很多人开始对女性主义政治艺术感到好奇。下次当他们看到某人在公共场合做些事情, 或在网上张贴媒体作品, 他们会知道那是艺术, 不是捣乱。」



声援暴动小猫的照片行动, 委内瑞拉, 2012年9月。

主照片: 女性主义庞克乐团暴动小猫的成员 (左起) 玛莉亚.阿蕾金娜、伊卡特瑞娜.萨慕泽维奇和纳德兹达.托洛孔尼科娃。3人出庭时坐在玻璃笼中。俄罗斯莫斯科, 2012年10月1日。

你认为当今俄罗斯的主要趋势为何?

违宪的法律可以轻松悄悄过关, 不会遭遇多少反抗。还有右翼势力明显成长, 他们已经选择了接近新法西斯主义。让我们看见冰山一角的, 就是禁止『向青少年宣传同性恋』的法律, 这是限制各种权利的第一小步, 就像非营利组织法、加重叛国罪...这些怪异的法律一样。大众媒体完全被封口, 所以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实际发生了什么事。」

暴动小猫的案件对俄国社会有何启示?

「如果它能教大家一些批判性的思考, 就是一件好事。人们不习惯看到抗



议的政治艺术——他们不了解那是一种批判的姿态。他们受到惊吓, 受到官方宣传的影响, 以为那些是西方操纵的反俄罗斯行为。我们的政府挖空心思要大家把 [抗议] 艺术当成流言闹事。」

「但很多人已经发现,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他们看到事情经过, 读过我们的媒体专访, 也看到我们的作品之后, 很多人开始对女性主义政治艺术感到好奇。下次当他们看到某人在公共场合做些事情, 或在网上张贴媒体作品, 他们会知道那是艺术, 不是捣乱。」

现在在俄国做一个抗议艺术家会不会很可怕?

「这要看你是哪一种行动者。我们不算是最激烈的, 在我看来, 激烈的定义是掌握敏感情报, 那样你的小命就难保了。艺术性的政治行动没有那么危险, 我们被打压, 也许是因为去年3月正要举办总统大选。」

「但娜迪亚和玛莎还被关在牢里, 即便家有幼子仍然不被释放的事实, 显然是一种新的威胁手段。这样, 以后有孩子的人怎敢参与这种活动? 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残暴——一种政治宣传式的暴力, 我们必须想办法抵抗它。」



左图: 卡莎.萨慕泽维奇在AI俄国分会办公室接受访问。莫斯科, 2013年2月。

上图: 警察监视着一位在莫斯科法院门外抗议的女性。2012年7月。她身上写着:「放暴动小猫自由」。

立即行动

Nadezhda(Nadya) Tolokonnikova (娜迪亚) 和 Maria (Masha) Alekhina (玛莎) 已申请假释, 但仍在偏远的监狱中服刑, 刑期直到2014年3月才届满。她们被关在牢里愈久, 愈需要我们的声援。请帮我们一起施压, 寄出陈情信, 要求撤销她们的刑责。(见第22页)

全球声援

采取行动救援
面临危险的人

国际特赦组织为面临危险或人权受到侵犯的人发布「全球声援」。
每一个声援案件都包含你表达支持或诉求时所需要的一切资讯。

好消息 新进展

中国:
女性人权运动者获释

中国人权运动者良心犯毛恒凤已于2月8日提前获释，她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判处18个月劳动教养，但获准回家完成未完的刑期。她积极倡导生殖权利，抗议强迫堕胎和强迫拆迁，多年未曾数度遭到监禁。

此次劳教期间，毛恒凤被单独监禁在一间没有窗户、没有热水供应的囚室，造成她的健康恶化。国际特赦组织的紧急救援网络在全球不断呼吁将她释放。

**奈及利亚：
成功追究警方责任**

2013年2月，就在国际特赦组织发布《奈及利亚：死无正义(Nigeria: No justice for the dead)》报告后不久，河流警察厅(Rivers State Commissioner of Police)被「调职」到另一个省。这份报告在河流省首府哈克特港(Port Harcourt)发布，内容探讨奈及利亚警方缺乏问责性，未能且显然不愿调查许多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的案件。报告获得媒体广泛报导，并成为哈克特港一家广播电台呼应(phone-in)节目的主题。

吉尔吉斯 Dilmurat Khaidarov

律师遭拘押刑求

2010年6月27日，吉尔吉斯(Kyrgyzstan)爆发族群暴力冲突，乌兹别克族律师Dilmurat Khaidarov被吉尔吉斯警方人员逮捕，据称他连续3天遭到刑求，逼迫他白自认罪。他被控组织、参与群众的脱序活动，并在乌兹别克人占多数的吉尔吉斯南部欧许省(Osh)纳里曼村(Nariman)，涉嫌参与谋杀一名吉尔吉斯族查税员和两名吉尔吉斯族军官。

据报，警员用橡胶警棍殴打Dilmurat Khaidarov的头部和手指等处，用塑胶袋使他窒息，还用回纹针穿刺他的指甲。不过，他仍然拒绝认罪。

经过检验，医疗人员在Dilmurat Khaidarov身上发现两处瘀伤和其他遭到刑求的伤痕。但当局至今尚未针对他提出的指控进行调查。他仍被羁押候审，若罪名成立，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

对于Dilmurat Khaidarov所涉案件的调查，既不彻底、又不公正，亦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他与该案有关。在调查过程中，有些目击者证实，当查税员遇害时，他在另一个地方；而其中一名军官命案的目击者们，也没有将他指认为凶手。



© Archiv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in Central Asia

请写信给吉尔吉斯检察总长，要求政府当局针对Dilmurat Khaidarov在警方拘留期间遭到刑求的案件，进行彻底、公正且有效的调查。呼吁将加害者绳之以法。并呼吁当局保护Dilmurat Khaidarov不再遭到刑求虐待，对他所受的刑求给予适当赔偿，并由符合公平审判国际标准的法庭审理他的案件。

请将信件寄到：

General Prosecutor Aida Salianova
Generalnaya Prokuratura Kyrgyzskoi
Respubliki
Ul. Toktonalieva 139, Bishkek
Kyrgyzstan
Fax: +996 312 66 30 67
称谓：检察总长阁下

墨西哥 Miriam López

任意拘留与刑求

Miriam López(米莉安·罗佩兹)是一位家庭主妇，也是4个小孩的母亲。她于2011年遭到士兵性侵和刑求。2011年2月2日，在她的家乡，巴亚加利福尼亚州(Baja California State)的恩斯纳达(Ensenada)，有两名士兵将她任意逮捕。最初一个星期，他们把她关在一处军营，审问她关于一名毒品嫌犯的事。在那

一个星期之内，Miriam 3度遭性侵，并且遭到电击、维持痛苦姿势并接近窒息。施暴者还给她看丈夫与孩子的相片，告诉她若不合作就会去「找他们」。Miriam 最后在2011年9月于未被起诉的情况下就被释放，然而至今没有任何人因虐待她而受到司法追究。

她的故事只是千万类似个案中的一例。近年来，由于墨西哥采取军事手段打击组织犯罪，成千上万遭到拘押的人都遭到刑求或其他虐待。2012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对墨西哥政府提出建议，这些建议若能充分落实，将可遏止刑求及其他虐待。

请写信给墨西哥总统，要求政府针对 Miriam López受到的任意拘押、强暴和刑



© Agencia Reforma

求，尽速展开彻底而公正的调查，公布调查结果，将加害者绳之以法。呼吁政府当局应研拟周延的计划，落实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各项建议。请将信件寄到：

President Enrique Peña Nieto
Residencia Oficial de los Pinos
Casa Miguel Alemán
Col. San Miguel Chapultepec, C.P. 11850
Mexico City, Mexico
Fax: +52 5550935321
Email: enrique.penani@presidencia.gob.mx
称谓：Estimado Señor 总统阁下

俄罗斯 Pussy Riot

释放「暴动小猫」

2012年8月17日，女性主义庞克摇滚乐团Pussy Riot(暴动小猫)被判刑两年，罪名是「基于宗教仇恨破坏公共秩序」。Maria 'Masha' Alekhina(玛莉亚·玛莎·阿雷金娜)、Ekaterina 'Katia' Samutsevich(伊卡特瑞娜·卡莎·萨慕泽维奇)和Nadezhda 'Nadia' Tolokonnikova(纳德兹达·纳迪亚·托洛孔尼科娃)在莫斯科一座教堂中表演一支抗议歌曲后被捕。歌曲的内容是反对当时正在竞选俄罗斯总统的Vladimir Putin(普丁)。

Katia上诉后获判缓刑，已于2012年10月交保出狱。Nadia and Masha分别在10月和11月被移送到不同的监服刑。Nadia被分配到监狱中的成衣厂做工，Masha则很快就被关进惩戒区域，表面上是为保护她的安全。Nadia and Masha两人的孩子还很小，现在他们都无法每天和母亲联络。



© AP Photo/Sergey Ponomarev

的权利而被监禁。呼吁撤销Ekaterina Samutsevich、Maria Alekhina和Nadezhda Tolokonnikova的有罪判决。

请将信件寄到：

Prosecutor General
Yuriii Yakovlevich Chaika
ul. B.Dimitrovka, d. 15a
Moscow, GSP-3, 107048
Russian Federation

Fax: +7 495 692 1725 and
+7 495 987 58 41
(如果有人接听，请说「FAX」)
Email: prgenproc@gov.ru
称谓：检察总长阁下

卢安达 Agnès Uwimana Nkusi和Saidati Mukakibibi

两名记者成为良心犯

Agnès Uwimana Nkusi(艾格内丝·维玛娜·恩库斯)和Saidati Mukakibibi(塞达蒂·穆卡琪毕比)是钦雅旺达(Kinyarwanda)独立小报《乌穆拉比欧(Umurabyo)》的主编和副主编，因为该报在2009和2010年发表了一些批评政府的文章，使她们分别被判处4年和3年徒刑。这些文章讨论到选举期间的暴力阴影，以及包括总统卡加梅(Paul Kagame)在内的某些高官涉嫌贪污等问题。国际特赦组织认为这两名女记者是良心犯。

高等法院将她们判处17年和7年徒刑，但上诉之后，最高法院在2012年4月将她们的刑期减少。她们两人的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Agnès Uwimana Nkusi同时还被控诽谤。

Agnès Uwimana Nkusi曾在2007年被控分离主义和诽谤罪而入狱一年，因为她发表一篇文章，将现任总统卡加梅的政府与前任总统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做比较。

这两名女性都是离婚的单亲妈妈，她们入狱后，孩子被迫搬去与亲戚同住。她们本来健康状况就不佳，入狱后更加恶化。

执政的卢安达爱国阵线(Rwandan Patriotic Front, RPF)严密控制政治空间、公民社会和媒体。Agnès Uwimana Nkusi's and Saidati Mukakibibi被捕判刑，是2010年8月大选前政府大肆打压异议行动的一部分。

Patriotic Front, RPF)严密控制政治空间、公民社会和媒体。Agnès Uwimana Nkusi's and Saidati Mukakibibi被捕判刑，是2010年8月大选前政府大肆打压异议行动的一部分。

请写信给卢安达总统卡加梅(President Paul Kagame)，呼吁政府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Agnès Uwimana Nkusi and Saidati Mukakibibi。并要求当局确保不会有更多记者因为和平行使言论自由权而遭到逮捕起诉。请将信件寄到：

Paul Kagame
President of Rwanda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PO Box 15, Urugwiro Village
Kigali, Rwanda
Email: presidency@gov.rw

称谓：总统阁下
也请写信对两名女记者表示支持：
Agnès and Saidati@gmail.com

支持信参考范例：
• 我们都很关心你们，你们被监禁是不公平的，我们支持你们！
• 我们希望所有卢安达记者都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

叙利亚 Ali Mahmoud Othman

记者遭强迫失踪

公民记者Ali Mahmoud Othman于2012年3月在阿勒坡省(Aleppo)被逮捕，关押地点至今未获证实。他是一个行动者网络的成员，共同经营荷姆斯(Homs)的流动媒体中心，在2012年2月政府军攻击巴安莫(Baba Amr)社区期间，为其他新闻媒体提供影像，并协助外国媒体进出采访。

另一位叙利亚社运人士告诉国际特赦组织，政府军利用手机简讯引诱Ali Mahmoud Othman到达他被逮捕的地方。

2012年4月，叙利亚国营电视台播出一段访谈画面，Ali Mahmoud Othman被问到他在荷姆斯抗议运动中的角色，以及他于媒体上从事的活动。他还被问到，为何他相信抗议活动将持续下去，即使阿塞德(Bashar al-Assad)总统已进行改革。他的社运同伴们则毫不理会这则访谈，他们相信他是被强迫接受访问的。

电视台播出这段访谈之后，Ali Mahmoud Othman再也没有音讯。2012年11月，他的一名海外亲戚告诉国际特赦组织，有某个非官方的消息来源告诉他们家人，说Ali Mahmoud Othman已被移送到大马士革附近恶名昭彰的塞德纳亚军人监狱(Saydnaya Military Prison)。

斯里兰卡 Prageeth Eknaligoda

记者仍下落不明

© Private

斯里兰卡记者Prageeth Eknaligoda(普拉吉斯·埃克纳利哥达)失踪(见2011年4/5月全球声援)至今已逾3年。

Prageeth来自荷马噶马(Homagama)，

他于2010年总统大选期间失踪。他是首都

可伦坡兰卡网路新闻(Lanka-e-News)

的记

者兼漫画家，经常直言不讳批判政府，当时正积极报导选战动态。失踪前不久，他曾发表文章，给予反对派候选人萨拉特。

方塞卡(Sarath Fonseka)正面评价。

国际特赦组织持续关注Prageeth可能因为记者工作而遭到强迫失踪。

Prageeth的妻子Sandya Eknaligoda

(桑迪娅·埃克纳利哥达)一直锲而不舍地打听丈夫下落，但四处碰壁。一开始，她为Prageeth的失踪向警方报案，当地派出所拖延两个星期，既不立案调查，也不理会她的抗议。案子移送到可伦坡刑事警察分局后，办案仍然牛步，气得Sandya只好提出正式申诉。

Sandya同时向最高法院声请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要求尽速彻底调查该案，但警方却不断要求法院延后开庭。2012年12月，Prageeth的案件在荷马噶马开庭，法官特别指出检警对该案的调查不够积极认真。



© Baba Amro News

请写信给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要求叙利亚政府当局立即向Ali Mahmoud Othman的家人说明他的下落、现况和被捕理由。

呼吁他们确保他不受刑求虐待，立刻允许他联系家人和他自行选定的律师，并得到一切必要的医疗照护。要求当局说明他的法律处境，若不予以无条件释放，就必须以明确的刑事罪名将他起诉，并以符合公平审判国际标准的程序加以审理。

请将信件寄到：

His Excellency Bashar Ja'afari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to the United Nations
820 Second Avenue, 15th Floor
(Between 43rd Street and 44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USA
称谓：大使阁下

人权 无国界

《国际特赦组织2013年度报告》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2013) 见证
全球各地人民的勇气与决心，他们挺身保护
自己和他人的权利，不受国家疆界的限制。

2013年5月23日出版的《国际特赦组织2013年度报告》，纪录159个国家或地区在2012年的人权状况。

它说明各国政府如何假借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或民众对治安的关切，合理化他们侵犯人权的行为。它同时突显世界各地人民如何加以反抗，他们占领街头、发挥社交网站的爆炸性潜能，让压迫、暴力和不义无所遁形。

「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丰富的世界，」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里尔·谢蒂 (Salil Shetty) 的前言这么说。「行动者掌握了揭发侵犯人权的工具。资讯创造了行动的迫切性。」

「我们正面临关键时刻：我们能否继续掌握这些讯息，或是各国政府将联合其他掌握权力的人阻断我们的讯息管道？」他问道。

报告让我们看见，即便路途充满阻碍，人权运动如何持续成长茁壮，在各地生根发芽。它启发无数人的希望，至今仍是推动改革的强大力量。

阅读或订购年度报告，请浏览：
amnesty.org from 23 May 2013



大群原住民正在旁听蒙特 (Efraín Ríos Montt)
将军的审判，瓜地马拉市，2012年1月。这位前陆军将领被控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因为他涉嫌在1982到1983年之间使许多瓜地马拉原住民遭到屠杀、刑求和性侵。详情请看《国际特赦组织2013年度报告》，自2013年5月23日起，亦可上网阅读: amnesty.org

© REUTERS/Jorge Dan Lopez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所有微小的努力，
都有花繁叶茂的一天。」

小说家 Abdelaziz Baraka Sakin
谈苏丹为言论自由的奋斗。
见第18页。

